

# 在族群與語言接觸下形成的台灣華語 ——從聲學分析的結果看起\*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5) 635–662  
© The Author(s) 2014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4528638  
lin.sagepub.com



許慧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本研究透過聲學分析及統計分析，探討台灣的官話外省第二代、非官話外省第二代、本省第二代，這三個族群的華語聲調及調域表現，期待能更進一步了解華語在台灣不同族群及語言接觸下的發展過程。結果顯示：

- (1) 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之間，確實存在「本省口音」及「外省口音」的差異，且本省口音音頻偏低，調域偏窄。
- (2) 非官話外省人的華語表現傾向於向族群認同靠攏，也就是較接近同為外省人的官話外省人，偏離在語言上同屬講非官話方言的本省人。
- (3) 父母雙方若屬不同語族時，三種語族之語言對第二代的影響力依序為，官話外省人 > 非官話外省人 > 本省人。
- (4) 「外省口音」在產製層面 (production level) 上又分為官話外省口音和非官話外省口音，且非官話外省口音的調域較廣，音頻較高。

本研究並主張，上述結果 (4) 是一種語言矯枉過正 (hypercorrection) 的現象。

關鍵詞：台灣華語，語言接觸，聲學分析，語言矯枉過正，本省人，外省人

## 1. 前言

華語初於台灣推廣時，口音是台灣一般民眾分辨「外省人」與「本省人」的主要依據之一。但隨著華語普及，越來越多人以華語為第一語言，台灣華語也已經跨越族群，發展成一個穩定的華語「亞種」（何萬順 2010）。長期生活在台灣的人大多可以感受到，大約四十歲以下的台灣人，幾乎無法根據華語口音分辨其族群，年輕一代尤其為是。張月琴 (1998) 及曾心怡 (2003) 皆曾提及華語口音與族群界線已逐漸模糊，但未深入探討。華語在台灣，從外省第一代的南腔北調，和其同儕本省人<sup>1</sup>所操、有濃濃台語口音的台灣國語，到了第三代，已難以透過口音分辨本省與外省族群。這點在 Hsu (2005) 也可得到部分證實。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NSC 95-2411-H-033-008) 的研究成果。在此要感謝國科會的支持，研究助理呂亭慧、劉星妤、張哲誠、黃宜萱這四位同學在研究執行期間的協助，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初稿所提出的寶貴建議。

<sup>1</sup> 以下簡稱本省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Hsu (2005) 以量化方式分析當代台灣華語的音韻表現與族群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華語在外省第二代與本省第二代之間即已開始出現等化 (leveling) 現象，亦即兩族群之間的口音差異已逐漸消失。此等化現象更於下一世代，亦即 1981 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世代身上幾近完成。年輕一代的台灣人講的華語，已難以區分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

由上述描述可知，外省第二代的成長時期是台灣華語發展的關鍵期。當時在台灣的漢語方言相當多樣，有隨著外省第一代移入台灣的中國南腔北調的方言，還有強勢國語運動中獨尊的華語。除此之外，外省人和本省第二代<sup>2</sup> 在生活中的互動也接觸到台語。這些語言所面臨的遭遇也都不同。華語享有優越的資源；台語使用者多，但遭到政策打壓；外省第一代帶來的其他漢語方言，雖未面臨打壓，但也因使用人口不多，語言傳承力因而弱化。

因此，要了解台灣華語的發展過程，就必須研究外省第二代成長時期的華語，而要了解外省第二代成長時期的華語，就必須分析不同語言背景的外省第二代的華語，包括官話外省第二代與非官話外省第二代。但上述 Hsu (2005) 的外省發音人，僅有來自中國官話 (Mandarin) 區之外省第二代與第三代，本研究因此希望進一步納入非官話外省第二代的語料，更深入了解華語在台灣等的等化過程。

## 2. 名詞解釋

以下幾個名詞，為本文中常見詞彙，在此先明確定義說明。<sup>3</sup>

(1) 外省人

二次大戰之後由中國移民來台的民眾及其後代，其第一代大部分為 1949 年隨國民政府移入台灣者。

(2) 官話外省人

來自官話方言區的外省人及其後代。第二代及之後的世代，則指父母至少其中一方為官話外省人者。

(3) 非官話外省人<sup>4</sup>

來自非官話方言區的外省人及其後代。第二代及之後的世代，則指父母至少其中一方為非官話外省人，且無官話外省人者。

(4) 本省人

本研究所稱之本省人，為父母皆為台灣閩南語族者。<sup>5</sup>

---

<sup>2</sup> 本研究考量語言影響力，本省人部分僅納入本省閩南人。

<sup>3</sup> 本文所有採用的有關族群與語言的詞彙，如本省人、外省人、台語，皆考量該詞彙在使用上的普遍性，並無任何排外之意。

<sup>4</sup> 關於「官話外省人」與「非官話外省人」的分類，下節將有詳細的說明。

<sup>5</sup> 雖然客語也是台灣主要漢語方言，但考量客語人口少，且對台灣華語的影響程度不明顯，因此本研究並未納入本省客語族群。

## (5) 第一代

本研究參照何萬順 (2009) 及王甫昌 (1993, 2001)，將第一代定義為 1950 年之前出生者。這個第一代的定義，主要是根據外省人移入台灣的時間所定的。絕大部分台灣的外省人，都是在 1949 年移入，因此本研究將當年從中國移入的民眾，歸類為外省第一代。而為求討論方便，外省第一代同儕本省人則稱為本省第一代。且本省第一代一詞，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現實社會狀況，因為在外省人移入台灣之前，本省／外省的族群分類並不普遍。

## (6) 第二代

如同「第一代」，第二代也是以外省人為定義依據。外省第二代，指的是在台灣出生的第一代外省人的子女，他們也是第一代在台灣出生的外省人。至於本省第二代，就是外省第二代的同儕本省人。除了這個血緣的定義之外，本研究還將第二代的出生年分限制於 1951–1960 年。

這個年齡的限制，除了銜接上述第一代出生年的 1950 年之外，還考量了「國語運動」推行的年代，畢竟本研究探討的現象，就是台灣華語的形成，而華語就是國語運動推行的語言。

從二次大戰後，國語運動就開始在台灣推行了，初期曾有緩和的過渡期。但從 1956 年開始，積極禁止各級學校使用「方言」，之後三十年，還有一連串獨尊華語打壓方言的政策。直到 1987 年解嚴前後，被長期打壓的台灣語言，才在母語運動人士的努力下開始復振運動。換句話說，1950 年代出生的民眾，無論本省或外省，其成長過程可說是和國語運動的積極推廣期完全重疊的，這一點和第一代有很大的差別。Hsu (1998) 對一個台灣四代家族所做的語言變遷研究也發現，即使是同一個輩分的兄弟姐妹或姻親之間，1950 年代之後出生的受訪者，使用華語的程度也明顯較高。何萬順 (2010) 也將外省第二代界定在 1950–1970 之間出生者。

## (7) 華語

就是英文的 *Mandarin* 一詞，經常也稱作中文。中國的普通話，或是台灣的國語運動中所推行的語言，廣義來說，都是華語。因此對許多台灣人而言，「國語」和「華語」是同義語。

但因「國語」一詞，並非語言的名稱，而且帶有社會意涵。在語言社會學上，國語是語言的地位 (*status*)，一國的國語隨時可能改變。故本研究於中性指稱 *Mandarin* 這個語言時，會使用「華語」一詞。

## (8) 國語

在本研究中，若提及和國語運動直接相關、或是涉及華語在台灣社會意涵（如標準語、高階語言等）時，則使用「國語」一詞。

## (9) 台語

本研究以「台語」一詞指稱台灣閩南語。雖此作法容易予人所謂福佬沙文主義的印象，但本文採用此詞，僅著眼於其普遍及通俗性。畢竟相較於台語一詞，福佬話、鶴佬話、河洛話等用詞，仍不夠普遍。

(10) 母語

在本研究中，「母語」一詞指第一代的第一語言。若為外省第一代，則其母語為各種中國漢語方言，<sup>6</sup>若為本省第一代，則為台語。

### 3. 官話外省人 vs. 非官話外省人

本研究將外省人再分為官話外省人及非官話外省人，這個分類，主要是從語言和現實社會狀況這兩個層面考量的。本節將詳細說明這個分類方式和本研究主題的關係。

#### 3.1 語言層面的考量

漢語方言的分類有多種，如 Li & Thompson (1981) 分為七支，<sup>7</sup> Norman (1988) 分為八支，<sup>8</sup> 中國官方則認定為十支<sup>9</sup> (林修澈 2002)。在這麼多樣的語言環境中，本研究選擇以「官話」而非其他分支作為主要分類依據，並非因為官話人口佔了漢語方言人口的絕大多數，而是因為本研究要探討的語言是台灣華語，是「國語運動」在台灣推廣後產生出的一種華語變體，而無論是上述七支、八支、或十支的漢語方言分類法，華語都屬於官話<sup>10</sup> 的一支。

至於非官話，和華語的關係更為疏遠。非官話語言內部差異非常大，而且在口語上幾乎是無法溝通的，若是排除社會和政治因素，單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漢語「方言」，可以說都是不同的「語言」。但本研究並未針對非官話外省人的漢語方言做進一步的分類，除了因為本研究要探討的語言為華語，屬官話的一支之外，現實狀況是最主要的考量。

首先，目前並無完整的外省人方言調查資料。<sup>11</sup> 即使中國學界近年來進行的許多聲調的聲學研究，也幾乎都是單一方言（無論是官話方言或非官話方言），或者是單一方言與標準普通話的比較；<sup>12</sup> 非官話方言之間的比較研究目前仍不見於主要文獻。<sup>13</sup> 在相關資訊有限的狀況下，要對非官話發音人進行進一步的客觀分類，相當困難。

---

<sup>6</sup> 本研究考量中國境內漢民族及漢語的絕對優勢以及語料收集的可行性，採用何萬順 (2009) 的假設，假設「所有外省第一代都是漢族，且以漢語語系的語言為母語」(頁 385)。

<sup>7</sup> 此七大語系為，官話、吳、湘、贛、客家、閩、粵 (Li & Thompson 1981:3)。

<sup>8</sup> 除了上述 Li & Thomson (1981) 所列之七大語系之外，Norman (1988:185) 還分出「徽州」。

<sup>9</sup> 除了 Norman (1988) 的八支之外，還增加了晉語、平話兩支。

<sup>10</sup> 本研究未再細分官話下的次方言，主要受限於發音人難尋。且官話方言之間主要特徵在於聲調不同，只要耐著性子聽，尚可溝通 (何萬順 2009:387)，不像其他漢語方言之間其實幾乎是無法溝通的。

<sup>11</sup> 目前最接近的資料為 1956 年的省籍資料，但該資料也並不完整，且並非語言統計資料。詳細情形將於下段討論。

<sup>12</sup> 詳情見以下 5.2 節。

<sup>13</sup> 其實這類研究的缺乏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普通話是目前中國公認的官方語言，在相當程度上具有指標地位，因此無論是教學或是研究，要進行比較時，很容易會以普通話作為對照組。

不過，即使如此，這個「官話 vs. 非官話」的分類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前述普通話與方言的聲學研究，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發現，那就是在調域和音高的表現上，似乎可以歸納出一種「官話 vs. 非官話」的分類，<sup>14</sup>且這個分類恰可應用於本研究，因本研究要探討的語音變項，正是聲調。普通話的音高較高，調域較窄。且這個「官話 vs. 非官話」的分類，還表現在聲調數量上。非官話的聲調數量，大多較官話的聲調數量為多。

### 3.2 社會層面的考量

其實，在台灣的外省族群內，語言和人口的優劣勢卻並未成正比。語言上，官話外省人的母語接近華語，在獨尊華語的台灣社會中佔有優勢，但官話外省人的人口在外省族群內部卻並非絕對多數。相對地，非官話外省人的母語和華語疏遠，但人口卻也不少。

長期生活在台灣的人，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大多能了解，外省第一代的母語涵蓋不同方言，且多不是「北京話」或所謂的「標準國語」。目前並無直接關於外省第一代完整的省籍資料，更遑論其語言背景的統計資料了。1956年的戶口普查資料中約93萬外省籍人口<sup>15</sup>的本籍分布則成為最接近的參考資料（見〈表1〉）。

Kuo (2005) 及何萬順 (2009) 都曾根據這份資料，推測外省第一代的語言背景。前者將統計資料中的省分比對袁家驊 (1989) 及 Norman (1988) 的漢語方言分區，結果顯示，來自和標準國語最接近的北方官話區的外省人，僅佔了該普查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後者則採取中國官方的認定，以及1987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分類，並考量民國之後以北京音系為「國音」等政策發展背景，針對外省第一代多元的語言背景相關，提出以下三點：

- (1) (外省第一代)的母語涵蓋了漢語語系下所有的語言，包括閩南語和客語。
- (2) 外省第一代只有不到八千人以北京話為第一語。
- (3) 有部分的人（為數不詳）在某種程度上有使用北京話為第二語的能力。（頁387）

除了語言和人口數的差異，從客觀條件來看，語言與認同這兩個因素之間的關係，在官話外省人與非官話外省人之間也可能存在差異。在外省第二代成長的環境中，「外省人-中國人-標準國語」這個過度簡化但普遍的連結，在客觀環境上，對非官話外省人而言是有衝突的。因為他們從家中長輩接觸到的中國方言和華語其實是難以溝通的，這點和本省人使用的台語是一樣的；但在認同上，非官話外省第二代又因其外省人的身分和背景，傾向於中國人認同。

綜合以上論述，無論從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或是透過戶口普查資料、中國語言人口統計、專業的漢語方言分類等三大類資訊，對外省第一代的語言背景進行的推測、甚或是從「外省人-中國人-標準國語」這個連結在外省族群之間的合理性來看，若要了解外省族群間

<sup>14</sup> 同註12。

<sup>15</sup> 該普查資料並未包含27萬無戶籍的外省籍軍人（李棟明1970）。

〈表 1〉1956 年戶口普查外省籍人口之本籍分布

省市	人數	%	省市	人數	%	省市	人數	%
福建省	142,520	15.35	陝西省	6,389	0.69	黑龍江省	556	0.06
浙江省	114,830	12.37	青島市	5,777	0.62	察哈爾省	550	0.06
江蘇省	95,836	10.32	雲南省	5,716	0.62	哈爾濱市	490	0.05
廣東省	92,507	9.97	天津市	5,293	0.57	嫩江省	479	0.05
山東省	90,068	9.70	山西省	5,282	0.57	松江省	387	0.04
湖南省	54,154	5.83	貴州省	4,545	0.49	綏遠省	383	0.04
安徽省	44,533	4.80	瀋陽市	2,264	0.24	蒙古地方	338	0.04
河南省	41,674	4.49	吉林省	2,060	0.22	西康省	313	0.03
四川省	36,369	3.92	海南特別行政區	1,817	0.20	新疆省	277	0.03
湖北省	36,184	3.90	遼北省	1,773	0.19	合江省	192	0.02
河北省	36,124	3.89	安東省	1,623	0.17	青海省	131	0.01
江西省	30,666	3.30	漢口市	1,618	0.17	西安市	115	0.01
上海市	16,179	1.74	甘肅省	1,358	0.15	興安省	98	0.01
南京市	12,491	1.35	重慶市	994	0.11	寧夏省	88	0.01
廣西省	11,620	1.25	廣州市	924	0.10	西藏地方	16	0.00
遼寧省	11,220	1.21	熱河省	789	0.08	未詳	219	0.02
北平市	7,850	0.85	大連市	600	0.06			

的華語在台灣的發展過程，就必須兼顧官話外省人和非官話外省人，因為兩者雖皆屬外省族群，但在幾項客觀條件上，兩者的差異其實並不小。

#### 4. 華語在本省人與外省人接觸下的發展

何萬順 (2009, 2010) 曾經從族群與語言接觸、歷史等層面，探討華語在台灣的在地化，並呼籲台灣社會應接受台灣華語為新的本土語言。在語言接觸方面，這兩篇論文都提到，本省第一代和大部分的外省第一代，都不是以華語為母語，他們的華語都充滿了來自其母語的口音。外省第一代來自中國不同方言區，有著「南腔北調」，本省第一代則因二次戰後台灣的政權改變，於成人後才開始學習華語，因此多有濃濃的台語口音。這種充滿第一代使用者母語口音的華語，是一種類似涇濱語 (pidgin) 的中介語 (interlanguage)。第二代是創造台灣華語的「始祖」，到了第三代以後的華語更是分不出本省和外省。

至於直接分析第一手語音資料，以研究台灣華語形成過程的相關研究並不多，<sup>16</sup> Kuo (2005) 及 Hsu (2005) 為其中兩個。其中，Hsu (2005) 還可視為本研究之前期研究。

Kuo (2005) 分析了八十六位基隆民眾的華語自然語料。發音人的年紀從六歲到七十歲，橫跨三個世代。其中十四位為外省人，七十二位為本省閩南人，比例大致反映了 1956 年基隆的族群人口比例，而基隆又是 1949 年前後外省族群大規模移入台灣時的第一站。該研究主要的語言觀察重點為台灣華語的捲舌音。過去的研究常把台灣華語缺少捲舌音，<sup>17</sup> 歸因於閩南語欠缺捲舌音，在廣大閩南語族的民眾學習華語時，成為第二語言學習的干擾 (interference)。但 Kuo (2005) 分析其實際收集到的語料，並比對外省第一代的原鄉比例和中國方言分區等資訊，推測外省第一代當中，僅有少數人的母語帶有捲舌音，捲舌音因此在台灣經過等化過程後式微，Kuo 並主張台灣華語為語言接觸之後產生的共同折衷語 (koine)。

Hsu (2005) 則分析了外省第二代、本省第二代，以及外省第三代、本省第三代在四個華語語音變項的表現，這四個變項分別是調域 (tonal range)、輕聲表現、音節末鼻音合流、雙母音弱化。結果顯示，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華語口音的差異，在第二代就開始等化了 (leveled)。在上述四個語音變項中，輕聲表現、音節末鼻音合流、雙母音弱化這三個語音變項，在第二代之間就沒有明顯的外省／本省差異。換句話說，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在華語口音上的差異，主要來自於調域。而調域這個項目在族群口音上的差異，到了第三代也等化了 (見〈表 2〉)。

〈表 2〉 Hsu (2005) 的研究結果

		本省／外省第二代	本省／外省第三代
聲 調 特 徵	1. 調域	有顯著差異	等化
	2. 輕聲表現	等化	等化
	3. 音節末鼻音合流	等化	等化
	4. 雙母音弱化	等化	等化

這個研究結果，和上述何萬順 (2009, 2010) 對於華語在本省外省第二代之間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是相呼應的。本省外省第二代之間的差異，來自於受到不同程度的台語發音影響，第三代的華語，則已沒有本省外省之分了。

<sup>16</sup> 關於台灣華語的研究大多著重於分析台灣華語與中國華語在不同語言層面的差異。何萬順 (2010) 對於相關研究有詳細的回顧。

<sup>17</sup> 但筆者觀察，目前台灣年輕一輩的華語其實仍保有捲舌音，只是其捲舌程度並不如中國標準普通話般的明顯。Tse (2000) 也有類似發現。

## 5. 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的資料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語音資料，以 Hsu (2005) 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為基礎，但發音人及分析的語音變項則有所不同。第二部分為問卷回應，問卷內容主要為了解發音人的語言使用狀況及國族認同。所有發音人皆參與上述兩部分的研究。

### 5.1 發音人

本研究共分析 44 位發音人的語音資料，包含官話外省人、非官話外省人、本省人。所有發音人皆為外省第二代或本省第二代，且皆為 1951 年至 1960 年之間出生。發音人的分類，則根據其父母的母語（如〈表 3〉），若父母的母語不同，也根據其不同的語言組合另外歸類，如〈表 3〉的第 2、4、5 三類。

除了出生年分的限制之外，本研究還將發音人的成長地區限定為台北市及新北市。<sup>18</sup> 這項限制，主要因為台北地區的外省族群比例高，<sup>19</sup> 除了較易徵得符合條件的發音人，現實環境中確實也較常出現不同漢語方言背景的人以華語接觸的機會，也較能反映本研究欲探索的語言環境。且台北向來被視為台灣標準華語之代表地區，洪惟仁 (1992) 甚至稱台灣之華語為「台北華語」，因此研究結果應可視為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

〈表 3〉本研究發音人之分類及人數<sup>20</sup>

發音人父母之所屬語族 <sup>21</sup> (“父×母”或“母×父”)				人數		
				男	女	合計
1.	本省人	×	本省人	4	4	8
2.	非官話外省人	×	本省人	2	3	5
3.	非官話外省人	×	非官話外省人	4	4	8
4.	官話外省人	×	本省人	4	4	8
5.	官話外省人	×	非官話外省人	4	3	7
6.	官話外省人	×	官話外省人	4	4	8
合計				22	22	44

<sup>18</sup> 也就是改制前的台北縣。

<sup>19</sup> 根據陳紹馨 (1979:552) 提供之人口統計，1956 年，台灣外省人中有 31% 生活於台北市，台北縣則有 10%，兩地區合計即超過外省人口的四成。且台北縣市為相鄰之行政區，交通便利，若非行政區域考量，現實環境中，兩地實可視為同一大台北生活圈。

<sup>20</sup> 其中父或母至少一方為非官話外省人者共二十人，包括男女各十人（〈表 3〉之第 2、3、5 類），其父母之方言區包括吳語 16 人、粵語 6 人、閩語 4 人、贛語 1 人、湘語 1 人。

<sup>21</sup> 本研究考量台灣社會族群間通婚狀況及外省族群生活型態，〈表 3〉所列之通婚族群組合，除本省人僅限母親外，其餘各類型皆未限制父母雙方所屬語族。

## 5.2 語音變項 (variable)

語音變項部分，本研究共分析兩個聲調變項。第一為華語第四聲的調域，第二為華語第一聲的音高。選擇這兩個變項，主要的考量有三點，分別是 (1) 先行研究的結果；(2) 發音人多樣的語言背景；(3) 官話的聲調特徵。

### (1) 根據先行研究的結果

本研究分析調域的差異，主要乃延續前述 Hsu (2005) 的研究。該研究結果顯示，在四個研究變項中，在官話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之間呈現差異的，只有調域一項（〈表 2〉），且官話外省第二代的華語調域，較本省第二代為廣，接近中國華語。而以第四聲作為調域的取樣對象，主要考量如下。在趙元任提出的漢語五度調值中，以 51 表示華語第四聲的調值，顯示華語第四聲在其所有聲調中，涵蓋了說話者最完整的華語調域，且最高點在音節初始點，最低點則在音節終點。郭錦桴 (1993:183–185)、以及吳宗濟、林茂燦 (1989:158) 之圖表亦顯示，華語四聲涵蓋說話者的調域。

至於第一聲，則是作為高頻率的參考點。Hsu (2005) 顯示官話外省第二代的華語調域較接近中國華語。其實，中國華語不但調域較台灣華語為廣，第一聲的音高也較高。Fon & Chiang (1999) 利用聲學分析及半音轉換後計算出的華語調值顯示，若以中國華語五度調值的標準來看，台灣華語的調值只有四度，也就是調值的範圍只有 1 到 4，其中一聲（也就是高平調）的調值，是 44，而非中國華語的 55。

### (2) 發音人多樣的語言背景

Hsu (2005) 總共選擇了四個語音變項，<sup>22</sup> 作為官話外省第二代及本省第二代的指標。該研究能夠以這麼多個語音變項做為觀察點，主要還是因為該研究發音人的語言背景單純，外省人部分僅有官話。此外，關於台灣閩南語、華語、以及台華語接觸的研究相當多，因此該研究在設定觀察的語音變項時，有較多的實證和理論根據。而該研究也的確詳細說明了選用每項語音變項的背景和參考文獻。

但是，本研究的發音人，牽涉語言廣，各方言的語音變項不盡相同，或許是聲調、或許是母音／子音／鼻音的發音等。或即使這些變項會影響外省第二代的華語，每種方言可能影響華語的變項也未必相同。

### (3) 官話的聲調特徵

中國方言中，官話與非官話之間，聲調為主要差異之一。以官話方言為主的中國北方方言的調類較少，一般不超過五個，且以四個居多。但南方方言則聲調數較多，如吳方言和閩方言多為七、八個調類，粵方言一般有八、九個，最多的可以有十個（林燾、王理嘉 1995）。

<sup>22</sup> 這四個語音特徵為，調域、輕聲表現、音節末鼻音合流、雙母音弱化。見〈表 2〉。

聲調數量與調域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目前似乎沒直接的相關研究。但近年來隨著聲學分析軟體的普及，越來越多研究顯示，以聲調數量較多的中國南方方言為第一語言者，其華語調域普遍較窄。Fon & Chiang (1999) 及曾金金 (1999) 的研究也發現，台灣「標準國語」使用者的華語調域較中國普通話的調域為窄。Hsu (2005) 也以這兩個研究的研究結果為基礎進行語音分析，結果發現本省第二代的華語調域較官話外省第二代為窄。

除了台灣華語之外，中國關於各漢語方言調域和聲調音頻的研究越來越多，其中就有許多關於方言區「大眾普通話」或「方言式普通話」的聲學研究。鄭巧鶯 (2002) 曾經提到福建方言的調域偏窄，因此在指導福建方言使用者學習普通話時，需要技巧性地使學習者了解其方言聲調特性，以掌握普通話的聲調。陳娟文、李愛軍、王霞 (2003) 分析上海普通話及標準普通話的重音詞聲學特徵，結果顯示上海普通話的調域較標準普通話為窄。白云 (2007) 比較了中國標準普通話跟廣西桂北平話區的「方言區普通話」聲調，結果顯示，後者的去聲調域較前者為窄，陰平的音頻也較低。金健、胡偉湘、王霞、李愛軍 (2008) 比較了廣州話、廣州普通話、標準普通話單字調的聲調表現，結果顯示，廣州普通話的去聲調域較標準普通話為窄，接近廣州話的下陰平調。在不同聲調的雙音節組合中，廣州普通話去聲的調域，仍然較標準普通話為窄。除了去聲之外，廣州普通話的陰平、陽平、上聲，在調型上也都和標準普通話有所差異。該研究認為，這樣的差異都是「廣州話母語負遷移的結果」(頁 97)。

上述研究大多是以聲學分析結果，針對單一方言（或其數個次方言）與官話的調型與音頻進行的比較。結果幾乎都顯示，官話的調域較廣。換句話說，官話與非官話，在調域上應該是有差異的，且官話較非官話窄。

### 5.3 語料收集

本研究延續 Hsu (2005) 所使用之短句表（參〈附錄〉），請發音人以儘量自然的口氣唸完句表上的句子，全程錄音。句表裡所有的句子，長度都控制在八或九個音節，且內容皆簡單易懂。選用句表作為語料來源，有兩個考量，第一是控制語料內容，第二是提升語料的自發性 (spontaneity)。若以字表或詞表作為語料內容，雖可減少分析語料時整理語料的時間，但發音人朗讀的方式容易不自然。至於自發性，雖採用自然語料庫可以得到自發性最高的語料，也就是最自然的語料，但無法控制語料內容。

本研究分析的兩個聲調變項——四聲字的調域及一聲字的音高，皆由此句表語料中取得。此外，為平衡句中不同位置對所測量音節可能造成之影響，本研究採用句中不同位置的第四聲和第一聲音節。第四聲的採樣點為句子的第一及第五音節，也就是句首和句中，第一聲的採樣位置為第一、第三、第五音節。<sup>23</sup>

<sup>23</sup> 因句表中一聲字的字數較少，故增加採樣點。

## 5.4 語料分析

所有收集到的語料，先利用語音處理軟體轉為電腦可分析之聲音檔，再利用 Praat 5.3 (Boersma & Weenink 2012) 軟體進行標記，並撰寫 Praat 程式擷取辨識每個標記的四聲字及一聲字參考點的基礎頻率。四聲字的頻率參考點為起始點及終點，一聲字的頻率參考點則為中點。所有利用 Praat 程式標記測量後所得之基礎頻率範圍，尚須經過研究人員一一人工確認，避免電腦軟體擷取測量點時的失誤，以求謹慎。

所有擷取並確認過後的基礎頻率，皆進一步換算為半音<sup>24</sup> (semitone)，以進行規格化 (normalization)。規格化的目的，是要消除性別和年齡等生理因素造成的個別差異。對基礎頻率個人差異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性別，<sup>25</sup> 而基礎頻率的規格化，目前最廣為使用的就是半音的轉換。<sup>26</sup> Kügler (2009) 從專業的語音技術層面探討聲調的規格化處理，文中就提到，透過半音的轉換可以將性別差異規格化，因為半音規格的轉換考量到赫茲頻率的非線性特性。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50 赫茲和 100 赫茲之間相差 50 赫茲，150 赫茲和 200 赫茲也相差了 50 赫茲，但是，這兩個 50 赫茲的差異並不相同。<sup>27</sup>

其實，早在趙元任提出華語的五度調值時，就運用了半音轉換。越來越多和聲調相關的研究，都採用半音轉換作為音高頻率的規格化。如 Edmonson et al. (2004)、Stanford (2008)、Zhu (1999)。半音轉換也已應用在華語的聲調研究，如 Fon & Chiang (1999) 就採用同樣的方式計算台灣華語的調值。陳娟文、李愛軍、王霞 (2003) 在分析上海口音的普通話以及標準普通話聲調的基礎頻率及調域時，也是把以赫茲為單位的頻率轉換為半音，以作為基礎頻率的規格化。

## 5.5 問卷

本研究還針對所有發音人進行簡單的問卷調查，以了解發音人的語言使用習慣。問卷內含三個問題，皆與語言使用相關。問題如下：

<sup>24</sup> 換算公式為  $12 * \log_2 (\text{freq1}/f_{\min})$ 。

<sup>25</sup> 且本研究的發音人皆控制在同一個年齡階層，年齡可能形成的差異已相當程度獲得控制。

<sup>26</sup> 共振峰 (formant) 頻率的規格化，也常用於研究當中。發音人的性別及年齡差異，會造成聲道長度的差異，進一步影響共振峰的頻率。透過共振峰的規格化，可以消除這些差異，以更客觀地分析母音的發音位置和發音方法。其實，共振峰頻率規格化的相關研究，比基礎頻率的相關研究常見。Labov (2006) 有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Adank et al. (2004)、Flynn & Foulkes (2011) 則是從技術層面探討多種共振峰頻率的規格化方法，Thomas & Kendall (2007) 除了分析各種常見的共振峰規格化方法之外，還提供線上轉換的套裝程式。不過，規格化並非本研究的主題，且母音並非本研究的語音項目，故關於共振峰頻率規格化的討論，就此暫停。

<sup>27</sup> 技術方面的細節，見 Reetz (1999) (引用於 Kügler 2009)。

問題一： 請問您目前在私領域最常使用的一種語言是什麼？

問題二<sup>28</sup>： 請問您原生家庭中最主要的一種語言是什麼？

問題三： 請問除了華語之外，您是否還能夠流利使用其他漢語方言？如果是，請問是哪一種（哪些）漢語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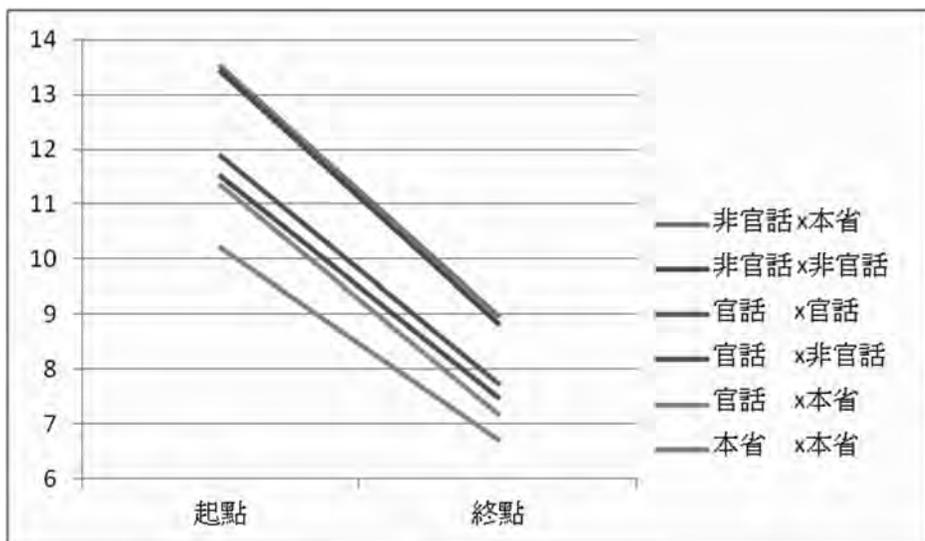
發音人在填寫問卷前，研究者會說明「原生家庭」及「漢語方言」在本研究中的定義。填寫問卷時，發音人可隨時發問，以確保發音人理解每個問題。

## 6. 分析結果

### 6.1 語音資料的聲學與統計分析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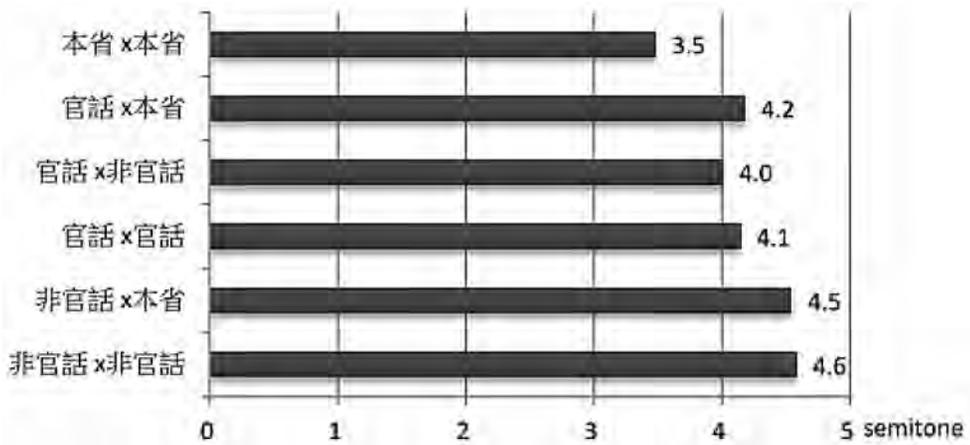
#### 6.1.1 華語第四聲的調域

本研究針對換算後的第四聲半音起始點、終點、調域三個變數，以族群為獨立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 (ANOVA)。結果顯示，族群在三個變數中都形成顯著差異 ( $F(5, 4438) = 74.765, p < .001$ ) (參〈圖 1〉、〈圖 2〉)。



〈圖 1〉外省第二代及本省第二代華語四聲聲調走勢

<sup>28</sup> 台灣經歷了長時間的國語推行運動，華語在公領域的強勢已無需贅述。本研究因此透過問卷調查私領域的語言習慣，期待能夠了解發音人在華語之外，是否仍有其他慣於使用的語言。問題一調查受試者當前的私領域語言習慣，問題二則調查受試者在成長過程中的語言習慣。



〈圖 2〉外省第二代及本省第二代華語第四聲的半音調域比較

Tukey 事後檢定結果則顯示，六組發音人可歸為三類（參〈表 4〉）：

- (1) 父母雙方皆為本省人；
- (2) 父母雙方至少有一方為非官話外省人且無官話外省人；
- (3) 父母雙方至少有一方為官話外省人。

這個分類在起始點及調域最為明顯。

〈表 4〉族群因素在第二代華語第四聲起點、終點音高，及調域的事後檢定結果<sup>29</sup>

	本省 × 本省			本省 × 非官話			非官話 × 非官話			本省 × 官話			非官話 × 官話			官話 × 官話		
	起點	調域	終點	起點	調域	終點	起點	調域	終點	起點	調域	終點	起點	調域	終點	起點	調域	終點
本×本				***	***	***	***	***	***	***	***	***	***	***	***	***	***	***
本×非	***	***	***							***	*		***	**	***	***	***	***
非×非	***	***	***							***	***		***	***	***	***	***	***
官×本	***	***		***	*	***	***	***	***									
官×非	***	***	***	***	***	***	***	***	***				***					
官×官	***	***	***	***	**	***	***	***	***				***					

\*\*\*  $p < .01$ , \*\*  $p < .02$ , \*  $p < .03$

<sup>29</sup> 表中的「本」表示「本省」；「非」表示「非官話」；「官」表示「官話」。

### 6.1.2 華語第一聲的音高

本研究針對換算後的華語第一聲中點的半音音高，以族群為獨立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族群在三個變數中都形成顯著差異 ( $F(5, 1534) = 43.589, p < .001$ )。

Tukey 事後檢定結果，也和第四聲調域的結果一樣，六組發音人可歸為三類（參〈表 5〉）：

- (1) 父母雙方皆為本省人；
- (2) 父母雙方至少有一方為非官話外省人且無官話外省人；
- (3) 父母雙方至少有一方為官話外省人。

〈表 5〉族群因素在第二代華語第一聲中點音高的 Tukey 事後檢定結果

	本省 × 本省	本省 × 非官話	非官話 × 非官話	本省 × 官話	非官話 × 官話	官話 × 官話
本省 × 本省		***	***	***	***	***
本省 × 非官話	***			***	**	***
非官話 × 非官話	***			***	***	***
官話 × 本省	***	***	***			
官話 × 非官話	***	**	***			
官話 × 官話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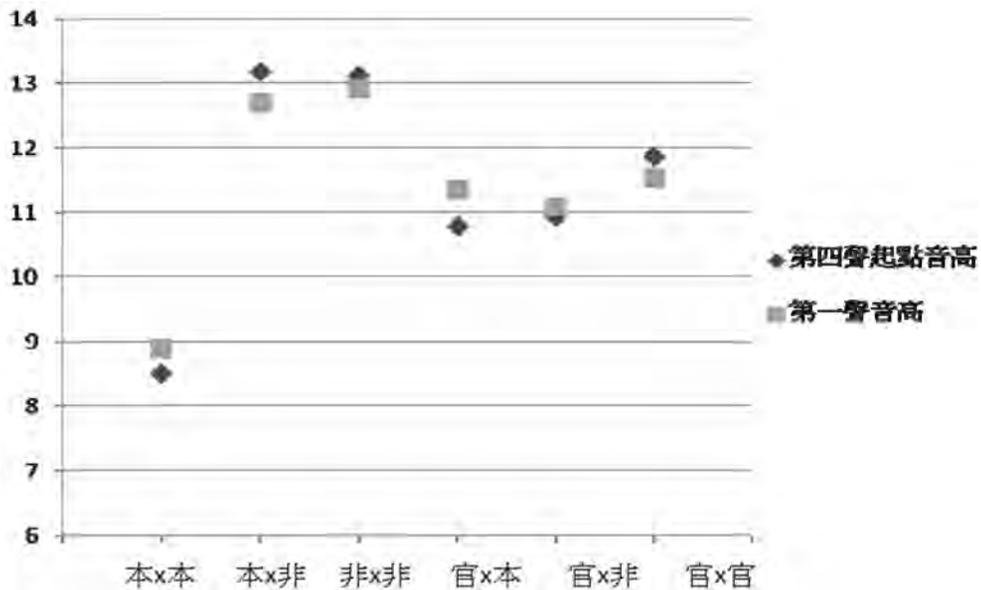
\*\*\*  $p < .001$ , \*\*  $p < .01$

### 6.1.3 兩個高頻率點的比較

為求謹慎，我們還進行了高頻率參考點(2)×族群(6)的二因子混和變異數分析，以了解第一聲的頻率及第四聲起點之間的關係。統計結果顯示，這兩個參考點的頻率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 $F(1, 1534) = .035, p > .8$ )（參〈圖 3〉），族群之間則存在顯著差異 ( $F(5, 1534) = 51.025, p < .001$ )。

Tukey 事後檢定結果，也和前兩項分析結果一樣，六組發音人可歸為三類（參〈表 6〉）：

- (1) 父母雙方皆為本省人；
- (2) 父母雙方至少有一方為非官話外省人且無官話外省人；
- (3) 父母雙方至少有一方為官話外省人。



〈圖 3〉六個族群的第四聲起點及第一聲頻率的相對音高

〈表 6〉族群因素在第二代兩個高頻點的 Tukey 事後檢定結果

	本省 × 本省	本省 × 非官話	非官話 × 非官話	本省 × 官話	非官話 × 官話	官話 × 官話
本省 × 本省		***	***	***	***	***
本省 × 非官話	***			***	***	**
非官話 × 非官話	***			***	***	***
官話 × 本省	***	***	***			
官話 × 非官話	***	***	***			
官話 × 官話	***	**	***			

\*\*\*  $p < .001$ , \*\*  $p < .01$

## 6.2 問卷結果

本問卷的三個問題及其統計結果如下：

問題一：請問您目前在私領域最常使用的語言是什麼？

問題二：請問您原生家庭中最主要的語言是什麼？

問題三：請問除了華語之外，您是否還能夠流利使用其他漢語方言？如果是，請問是哪一種（哪些）漢語方言？

這三個問題皆為開放性問題，但得到的結果差別並不大。問題一及問題二，都只有「華語」及「台語」兩種回答。問題三得到的回答，則只有「無」及「台語」，外省及本省族群通婚的第二代，即使具備台語能力，但無論是從小在原生家庭中，或是現在生活的私領域中，皆以華語為主要語言。統計結果如〈表 7〉：

〈表 7〉發音人語言使用習慣

	私領域主要語言		原生家庭主要語言		華語以外漢語方言	
	華語	台語	華語	台語	無	台語
本省 × 本省	0	8	0	8	0	8
本省 × 非官話	5	0	5	0	3	2
非官話 × 非官話	8	0	8	0	8	0
官話 × 本省	8	0	7	1	6	2
官話 × 非官話	7	0	7	0	7	0
官話 × 官話	8	0	8	0	8	0
總計	36	8	35	9	32	12
	82%	18%	80%	20%	73%	27%

這個調查結果，呼應了 Feifel (1994) 的部分調查結果。Feifel (1994) 曾針對 610 位不同族群的台灣民眾，進行語言調查。受試者共分為五個年齡層及三個族群。其中最接近本研究的年齡層者，共有 46 位，平均年齡 34.7 歲，也就是大約為 1960 年前後出生者。<sup>30</sup>

這 46 位受訪者中，父母皆為本省人者共有 36 位，父母皆為外省人者有 6 位，<sup>31</sup> 父母皆為客家人者則有 4 位。該研究詳細調查了發音人在不同的場合，以及對不同的特定對象使用的主要語言，如父母、兄弟姊妹、祭祖時的語言等等。若對應到本研究，則為上述問卷的問題二。該研究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本省人最主要的語言是台語，而外省人則是華語<sup>32</sup>（頁 127）。

### 6.3 統計結果的歸納

上述的結果，可以進一步歸納出以下五點，其中第一點到第四點是關於語音分析結果，第五點則是關於語言使用的問卷調查結果。

<sup>30</sup> 本研究的發音人，皆為 1951–1960 年之間出生。

<sup>31</sup> 但並未根據父母的母語再細分。

<sup>32</sup> 根據 Feifel (1994) 研究結果的歸納。

- (1) 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之間，確實存在「本省口音」及「外省口音」的差異，且本省口音音高偏低，調域偏窄。
- (2) 非官話外省人的華語表現，較接近同為外省人的官話外省人，偏離在語言上同屬非官話方言的本省人。
- (3) 父母雙方若屬不同語族時，<sup>33</sup> 三種語族之語言對第二代的影響力依序為，官話外省人 > 非官話外省人 > 本省人。也就是說，只要父母任一方為官話外省人，無論另一方是否為官話外省人，其子女的華語口音都相當接近。若父母雙方皆不是官話外省人，但其中一方為非官話外省人，則無論另一方是否為非官話外省人，其子女的華語口音都相當接近。
- (4) 「外省口音」在產製層面 (production level) 上，又分為官話外省口音和非官話外省口音，且非官話外省口音的調域較廣、音頻較高。
- (5) 受試者的語言使用，只有「華語」及「台語」兩個語言，且可以說只有「本省×本省」族群，才同時具備流暢的台語能力並且還頻繁地使用。<sup>34</sup> 外省族群中，無論是官話外省人或是非官話外省人，即使具備台語能力，但仍皆以華語為主要語言。

## 7. 討論

從上一節歸納出的五點，可以發現，在語言使用上，本研究的六個族群可大致二分為「本省人 vs. 外省人」，用個略嫌過度簡化的講法來說，就是本省人使用台語，外省人使用華語。其實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陳芳足 (2014) 針對台北市最大、由眷村改建的國宅社區「成功國宅」進行語言調查，並訪談了八個外省人家庭，包括官話外省人、非官話外省人、本省人之間的通婚，其中還有一個家庭為外省人與中國籍配偶的通婚。這八對夫妻的母語組合雖然多樣，但訪談結果顯示，這些家庭的主要語言都為華語，僅有部分第一代外省人仍能說有限的中國家鄉方言。

雖然本研究發音人日常的語言使用，二分為「本省人 vs. 外省人」，但是在華語聲調的表現上，則是三分為「本省人 vs. 官話外省人 vs. 非官話外省人」。也就是說，外省族群內部的語言選擇差異並不大，這點和社會上一般的印象差不多。但是，從華語聲調的表現上，外省人可再區分為「官話外省人 vs. 非官話外省人」，這點就頗耐人尋味了。本節將從語音及社會的角度，進一步討論這個現象。

<sup>33</sup> 即本省×官話外省人、本省×非官話外省人、非官話外省人×官話外省人。

<sup>34</sup> 雖有四位非「本省×本省」族群的發音人具備流暢的台語表達能力，但無論其原生家庭或是現在的生活中，仍以華語為主要語言，顯示其成長過程中，華語為其個人的強勢語言。

## 7.1 外省口音聲調高調域寬，本省口音聲調低調域窄

許多台灣民眾，都對於外省族群的華語有「聲調比較高」、「高八度」、「比較響脆」<sup>35</sup> …之類的印象。這些印象，雖非精準的聲學描述，卻具體表達了民眾對外省口音音高偏高的印象。從本研究採用的半音值分析結果來看，「本省×本省」組的華語音高確實偏低（〈圖 1〉、〈圖 3〉），且調域偏窄（〈圖 2〉）。而且在第四聲起點、第一聲頻率、第四聲調域上，「本省×本省」組和其他五組都有顯著差異（〈表 4〉、〈表 5〉、〈表 6〉）。

另外，非官話外省人，雖然從語言層面來看，和本省人較接近，皆屬非官話漢語族群，但其語言表現，不但向同為外省族群的官話外省人靠攏，在音高和調域的表現甚至較官話外省人為甚。

## 7.2 本外省通婚第二代的華語口音可能反映了其族群認同

本研究發音人中，有兩組來自本外省通婚家庭，<sup>36</sup> 且皆為父親外省人母親本省人的婚姻組合。但這些發音人的華語聲調，仍和其父親所屬的外省人族群沒有顯著差異，<sup>37</sup> 也就是說，本省人的口音在本外省通婚家庭中並未傳遞給下一代。這或許和過去長期以來台灣社會中本外省通婚家庭的族群認同有關，這點可從社會和法律兩個層面看起。

先探討社會層面。王甫昌曾發表過一系列的論文（如王甫昌 1993, 2003, 2005），探討台灣的族群認同問題。研究中提到，第一代外省人之中，男性人數約為女性的三倍。這個不均衡的性別結構，使得高比例的外省人必須與本省女性通婚。而第一代的已婚外省男性中，約有半數與本省女性結婚。也就是說，第二代外省人中，約有半數以上的母親為本省人。然而，本省與外省的通婚雖為跨族群的婚姻，但是外省人（大多為隻身來台或僅有家族部分成員來台）似乎並未如族群同化論所預期的，會透過初級關係的互動，<sup>38</sup> 達到族群同化。王甫昌 (1993:258) 就指出，台灣的省籍族群的同化問題，是受到整個社會中團體層次的族群關係影響，並提出三項發現：

- (1) 第一代的省籍族群通婚對於認同同化、語言同化、及族群議題的態度之影響，主要是發生在通婚的本省人（女性）之間；族群通婚對外省人（男性）的影響相當有限。

<sup>35</sup> 如 <http://blog.roodo.com/zoya/archives/650319.html>

<http://www.wretch.cc/blog/m001491/6840862>

<http://www.8z1.net/a1347974263.html>

<sup>36</sup> 本研究的發音人中，有十三位為本省與外省通婚之子女，十三位皆為父親外省人母親本省人。這種「父親外省母親本省」的通婚類型，是最普遍的本外省通婚類型。

<sup>37</sup> 即，若發音人為「官話外省人×本省人」第二代，則其華語口音和「官話外省人×官話外省人」以及「官話外省人×非官話外省人」組的發音人無顯著差異。若發音人為「非官話外省人×本省人」第二代，則發音人的華語口音和「非官話外省人×非官話外省人」組別的發音人無顯著差異。

<sup>38</sup> 如，與其本省配偶家庭或家族的互動。

- (2) 父母的省籍通婚對於第二代外省人的認同同化、語言同化、以及對於省籍議題的態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 (3) 族群的政治競爭可以干擾或抵消族群通婚對於外省人在上述族群同化層面上的影響。

簡單地說，本省外省通婚的第二代，在認同上多傾向其父親所屬的外省族群。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加上制度上對許多外省人的照顧（如退輔會、眷村等等），使得外省族群增加對政府的依賴。而政府也得以透過這些機制強化、或維持外省人對中國文化及中國的認同（王甫昌 1993:260）。

除此之外，法律制度似乎也強化了本省外省通婚第二代的中國人認同。在 1992 年戶籍法修正之前，台灣民眾的本籍登記為父親之本籍。舊的戶籍法第十六條就明文規定，「子女除別有本籍者外，以其父母之本籍為本籍；父母本籍不同者，以其父之本籍為本籍」。本外省市籍通婚者之子女，其籍貫自然為父親於中國之本籍。<sup>39</sup>

上述的中國認同，加上當時長期又強勢的獨尊華語政策，或許可以解釋為何本外省通婚的第二代子女，在華語表達上和非通婚的外省第二代並無顯著差異。更甚地說，本外省通婚的第二代，在族群認同的表現上，大多傾向父親的族群，語言很可能只是這種認同的一部分表現。

上述外省人的中國認同與華語表現，是從社會與法律層面進行的合理推測。台灣在 1987 年解嚴後，族群融合逐漸成為社會主流議題，並且反映在政策上，如前段提及的戶籍法修正。最近的研究也顯示，台灣不同省籍與族群之間的民眾，透過婚姻關係所進行的族群融合，比起過去已高出許多。<sup>40</sup> 外省第二代的國族認同，在這二十多年政治及社會環境的改變下，許多人很可能已從中國認同轉向台灣認同。<sup>41</sup> 但外省第二代即使國族認同開始轉變，其華語口音也應該不太會改變。因為在這段時間，外省第二代已經從中年進入壯年，原已穩定的口音不易改變。且如前所述，本研究分析的聲調變項也不易察覺，即使要改變，也較不會改變聲調變項。另外，台灣社會中仍然是以華語為主要語言，對於所謂標準國語仍有相當程度的正面價值。換句話說，外省第二代的國族認同，即使已從中國認同轉向台灣認同，也未必想要／需要改變其華語口音；即使想要／需要改變口音，也已不易改變，尤其是聲調變項。

<sup>39</sup> 1992 年戶籍法修正，個人本籍登記由「父親之本籍」改為「本人出生地」，以期能消除已造成嚴重政治對立的省籍隔閡（王甫昌 2005）。族群的劃分，也從簡單的本省與外省的二分法，演進為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四大族群」，讓相對弱勢與相對強勢的族群都處於對等的地位，希望能夠創造較為和諧的族群互動（王甫昌 2001，何萬順 2009）。

<sup>40</sup> 如梁世武 (2009) 就指出，現今台灣社會中多以台灣本位為優先，本省閩南族群又為優勢族群，因此只要與本省閩南族群通婚，下一代傾向於認同本省閩南，不再如過去長期以來，多跟隨父親的族群。

<sup>41</sup> 如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資料即顯示，從 1992 年至 2013 年六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從 25.5% 降到 3.6%，台灣人認同從 17.6% 上升到 57.5%，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受訪者，則從 46.4% 降到 36.1% (<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pic/trend/People201306.jpg>)。

### 7.3 非官話外省人在華語聲調的矯枉過正 (hypercorrection)

非官話外省人和官話外省人，在上述政策及法律制度的影響下，在族群認同上皆多傾向於中國人認同。但是，在華語的聲調表現上，卻出現了差異，這點可說相當令人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非官話外省人的華語聲調，比官話外省人的華語聲調來得高。

隨著第一代外省人來台的各種中國方言，在初至台灣時的聲調表現或其他語音變項為何，似乎沒有詳細的相關文獻記載。且無論是中國或台灣，當時的社會皆處於戰爭或戰後的混亂之中，缺乏如此詳細的語言記錄或研究，應該也不令人意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本研究遂以中國近年來進行的方言及普通話相關研究結果作為推論依據。這種作法，雖為權宜措施，但大抵上是可行的。因本研究探討之語音變項，是較不易意識到的聲調調域和音高，不是較易變化且較易察覺的語音或詞彙，也不是聲調的調型變化。白云 (2007:49) 曾經表示，方言聲調和普通話聲調之間，高低的細微差異，學習者容易意識不到，而以其方言聲調代替普通話聲調。

本文在研究方法一節，曾介紹了幾個中國「大眾普通話」或「方言式普通話」的聲學研究。結果皆顯示，非官話方言者所講的普通話，其調域皆較標準普通話為窄。若將這個結論投射到台灣外省第二代的華語聲調，那麼非官話外省人的調域應該較官話外省人為窄。換句話說，若從語言同質性的角度考量，官話外省人的語音表現應該較接近「大眾普通話」，調域寬、音頻高；非官話外省人則較接近「方言式普通話」，調域窄、音頻低。但結果卻恰恰相反，這點頗耐人尋味。而這個語言表現既然已經超乎語言層面的預期，那麼或許可以從社會語言學層面尋求解釋。本研究認為，社會語言學研究中提到的語言的矯枉過正 (hypercorrection)，應該可以做為分析這個問題的切入點。

語言不安全感，指的是說話者認為自己的口音或語言不「正確」，因而對自己的口音產生的負面印象。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印象，是說話者主觀的認知所產生的，並不是透過其他客觀的標準所界定的 (Bucci & Baxter 1984)。最早提出語言不安全感這個概念的人，應該是著名的社會語言學者 William Labov。Labov 於 20 世紀 60 年代在紐約市進行的研究發現，紐約民眾說話時，若是使用較小心的語體，*r* 的發音較常出現捲舌音。其中，中產階級捲舌的程度高於勞工階級。但是中產階級當中，使用較多捲舌音的，反而是下層中產階級 (lower middle class) 而非上層中產階級 (upper middle class)。換句話說，*r* 的捲舌頻率大致可反映出「中產階級 vs. 勞工階級」這個較廣的階級分類，社會階級高則 *r* 的捲舌頻率較高。但在較窄的階級分類，也就是「上層中產階級 vs. 下層中產階級」中，低社會階級者卻過度採用了大環境中較「正確」的語言模式，也就是高社會階層較常使用的捲舌 *r*，也就是出現了語言矯枉過正 (hypercorrection) 的現象。

Labov (1972) 認為，語言矯枉過正，是出於使用者的語言不安全感 (linguistic insecurity)。Giles & Williams (1992) 則認為，探討語言矯枉過正，不應只是從整體的社會因素（如弱勢族群）切入，因為語言矯枉過正的現象，其實可能反映了更細微的社會心理過程，如使用者的動機、以及對周遭狀況的認知等等。同文還主張，語言矯枉過正，內含了一連串與他人的配

合行為 (accommodative behaviors), 包括向上/向下的配合等等。無論是語言不安全感, 或是使用者基於不同原因刻意配合另一種口音, 甚或是其他原因, 語言矯枉過正的使用者都是有意識地模仿一種目標口音, 也就是使用者希望自己能夠習得的口音, 只是「學過頭」了。

如前所述, 台灣在解嚴之前, 政治和社會環境形成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二元區別, 政府又在 1956 年到 1987 年之間雷厲風行地施行了獨尊華語的國語政策。這個華語獨大的不平等語言政策, 加上外省族群獲得的不平等政治優勢, 自然發展出華語和外省族群間的等號 (何萬順 2009:380)。

當然, 實際的狀況是, 把外省族群等同於華語族群, 是過度的簡化。正如本研究發音人的語族背景, 或如〈表 1〉所顯示, 台灣外省族群中, 非但以北方官話為母語者為少數, 即使加上其他官話方言, 人口仍非絕對多數。且外省族群中還有許多非官話的人口, 這些非官話外省人, 在「本省人 vs. 外省人」二元分類的客觀條件中, 屬於外省族群,<sup>42</sup> 華語則被視為其代表語言。

但是, 單從語言背景來看, 華語之於非官話外省人, 和華語之於本省人, 其實幾乎是一樣的狀況。換句話說, 如果說華語和台語之間的差異, 是本省人學習華語的一大障礙, 那麼這樣的語言差異, 其實也存在於華語和其他非官話漢語方言之間, 如粵語、福州話等等。但是, 外省人和華語之間的連結, 自始就不是由語言層面衍生出來, 而是社會因素形成的連結, 非官話外省人也必須和官話外省人一起背負華語使用者的形象。<sup>43</sup>

此外, 外省第二代的成長期間, 完全和國語政策最積極推展的期間重疊, 而非官話外省人在「我是中國人」和「我要說標準國語」的雙重社會壓力之下, 學習華語時可能面臨官話外省人所沒有的無形壓力。甚至連本省人都未必會有如此的壓力, 因為本省人大多未承受來自上一代的中國人認同壓力, 對標準國語的要求也大多來自學校而非家族或自我認同。非官話外省第二代的華語聲調較官話外省人為高, 調域較官話外省人為廣, 或許就是基於上述的社會壓力, 在學習華語時過度向官話口音靠攏所形成的語言矯枉過正現象。另外, 從本研究的統計分析結果, 也可以推測, 在外省人的認知上, 官話外省口音顯然高於非官話外省口音, 因為「官話外省人×非官話外省人」組的表現, 接近官話外省人, 而不是非官話外省人, 透過這個統計結果, 也相當程度可以推測, 官話外省口音的地位高於非官話外省人, 非官話外省人因而傾向學習官話外省口音, 也才會導致矯枉過正。

## 8. 結論

本研究基於語言背景及現實狀況的考量, 將發音人分為「官話外省第二代」、「非官話外省第二代」、「本省第二代」。並根據先行研究的結果, 以及漢語官話方言及非官話方言

<sup>42</sup> 在其個人的主觀認同應也多屬外省人, 或至少非本省人。

<sup>43</sup> 即使是官話外省人, 也大多為非北方官話的母語者。

之間在聲調上的差異，選擇調域及華語第一聲的音高，作為本研究分析的語音變項，並對收集到的語料進行聲學語音分析及統計分析，以了解華語在台灣不同族群及語言接觸下的發展過程。除此之外，本研究還調查受訪者的語言使用情形。結果顯示：

(1) 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之間，確實存在「本省口音」及「外省口音」的差異，且本省口音音高偏低，調域偏窄。

(2) 非官話外省人，在客觀環境面臨族群認同和語言之間的衝突時，其華語表現傾向於向族群認同靠攏，也就是較接近同為外省人的官話外省人，偏離在語言上同屬講非官話方言的本省人。

(3) 父母雙方若屬不同語族時，三種語族之語言對第二代的影響力依序為，官話外省人 > 非官話外省人 > 本省人。

(4) 「外省口音」在產製層面 (production level) 又分為官話外省口音和非官話外省口音，且非官話外省口音的調域較廣。

(5) 在語言使用上，僅有「本省×本省」族群，在其成長過程以及現在生活的私領域中，仍以台語為主要語言。其他族群皆以華語為其主要語言。

值得注意的是，官話外省人和非官話外省人第二代，在華語調域和第一聲音高的表現有顯著差異，而且非官話外省人還出現了矯枉過正的情形，這點可說是新的發現。或許因台灣華語的相關主題在過去未獲語言學者足夠的青睞，也或許因為以聲學分析進行的研究，到大約近十年才因設備和相關軟體變得大眾化，才逐漸普遍，因此關於台灣華語的聲學研究相當少。這次的新發現，值得注意，更值得累積其他相關研究，包括其他語音變項的分析，以及感知研究，以進一步確立台灣華語在本省外省族群接觸下形成的過程。

## 附錄：本研究採用之句表

- |               |               |
|---------------|---------------|
| 1 我每天要負責鎖門。   | 43 人類應該要保護森林。 |
| 2 校慶當天宿舍開放。   | 44 買房子是巨額花費。  |
| 3 我每天都要喝啤酒。   | 45 對人要常心懷感謝。  |
| 4 想要進步就要創新。   | 46 旅行時要帶旅遊指南。 |
| 5 這個計畫有待改進。   | 47 我的企劃案被退回。  |
| 6 近來股價不斷下跌。   | 48 我不能達到你的要求。 |
| 7 這件事讓我很慚愧。   | 49 很多人都不懂禮讓。  |
| 8 我總覺得坐立不安。   | 50 工業區內到處是工廠。 |
| 9 要小心因應經濟衰退。  | 51 那位教練非常資深。  |
| 10 這是個好玩的地方。  | 52 社會應追求兩性平等。 |
| 11 這結果讓我信心大增。 | 53 這真是個重大的決定。 |
| 12 花不澆水就會下垂。  | 54 我最後決定留在國內。 |
| 13 這種木質不會腐朽。  | 55 東京曾遭到地震摧毀。 |
| 14 病毒一定要徹底消滅。 | 56 我最後還是買了這些。 |

- 15 警察要全力打擊犯罪。  
 16 快把熱茶倒進茶杯。  
 17 運動會將於下週舉辦。  
 18 大口喝酒真是過癮。  
 19 他要回家看他爸爸。  
 20 教育是他一生的成就。  
 21 有人的嗜好就是逛街。  
 22 這件事各報都會刊登。  
 23 沒想到你那麼優秀。  
 24 我看到人性的光輝。  
 25 這實在沒有什麼差別。  
 26 那人的前科是偷竊。  
 27 國家的希望在人民。  
 28 這次損失有保險理賠。  
 29 政府有時會出國招商。  
 30 練武的人都身手敏捷。  
 31 那個人簡直就是土匪。  
 32 這個人可得小心應對。  
 33 要多出去外面走走。  
 34 這狀況令人精神緊張。  
 35 這份資料非常珍貴。  
 36 政府需要依法行政。  
 37 這次採取通訊報名。  
 38 青少年事事都要反抗。  
 39 我正在接受在職進修。  
 40 垃圾絕對不能亂丟。  
 41 訂位記錄需要再確認。  
 42 大家等著領年終獎金。
- 57 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  
 58 教育要注重均衡發展。  
 59 那個人真是過分天真。  
 60 日本有很多百歲人瑞。  
 61 我一定不會讓你吃虧。  
 62 大家吃月餅過中秋。  
 63 信用是做生意的根本。  
 64 閃電之後就會打雷。  
 65 有個颱風正在形成。  
 66 玉山是台灣第一高山。  
 67 這個組織需要調整。  
 68 我非常想念我媽媽。  
 69 丈夫的媽媽叫做婆婆。  
 70 那些話聽起來像吹牛。  
 71 做事分寸要小心拿捏。  
 72 那位演員就是我姊姊。  
 73 我不愛看藝術電影。  
 74 一路上都在欣賞風景。  
 75 這根本不是我的事情。  
 76 兩岸都是美麗的楊柳。  
 77 他的反應讓我很吃驚。  
 78 她一直想要有個弟弟。  
 79 去買份報紙來看看。  
 80 世界各地戰亂頻仍。  
 81 事情結果正好相反。  
 82 幸好一路上有你伴隨。  
 83 我還是個在學學生。  
 84 快進到屋裡去歇歇。

## 引用文獻

- Adank, Patti, Roel Smits, & Roeland van Hout. 2004. A comparison of vowel normalization procedures for language vari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16.5: 3099–3107.
- Ang, Uijin (洪惟仁). 1992. *Taiwan Yuyan Weiji* 台灣語言危機 [*The Risks of Taiwan Languages*]. Taipei: Avanguard.
- Bai, Yun (白云). 2007. Fangyanqu ren Putonghua shengdiao de xuexi: yi Guangxi Guibei Pinghuaqu ren wei li 方言區人普通話聲調的學習：以廣西桂北平話區人為例 [Minority group and their learning of Mandarin tone: with reference to people with Pinghua dialect]. *Gu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007.6:48–53.

- Bucci, Wilma, & Milton Baxter. 1984. Problems of linguistic insecurity in multicultural speech context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433.1:185–200.
- Boersma, Paul, & David Weenink. 2012.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http://www.praat.org/>
- Chang, Yueh-chin (張月琴). 1998. Cong shengxue jiaodu miaoxie Taiwan Guoyu de danyuanyin 從聲學角度描寫台灣國語的單元音 [Taiwan Mandarin vowels: an acoustic investigatio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28.3:255–274.
- Chen, Fang-tsu (陳芳足). 2014. *Taipeishi Juancun Yuyan Shiyong Qingkuang Diaocha: Yi Chenggong Xincun Wei Li* 台北市眷村語言使用情況調查：以成功新村為例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Use i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in Taipei: A Case Study of Chenggong New Villag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en, Juanwen (陳娟文), Aijun Li (李愛軍), & Xia Wang (王霞). 2003. Shanghai Putonghua he Putonghua ci zhongyin de chayi 上海普通話和普通話詞重音的差異 [Contrast study on the word stress between Mandarin and Shanghai-accented Mandarin]. *Yuyin Yanjiu Baogao* 語音研究報告 [Report of Phonetic Research] 2003:85–90.
- Chen, Shao-hsin (陳紹馨). 1979. *Taiwan de Renkou Bianqian yu Shehui Bianqian*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 [The Demographic and Social Changes in Taiwan].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 Austral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eds.) 1987. *Zhongguo Yuyan Dituji* 中國語言地圖集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Hong Kong: Longman.
- Edmonson, Jerold A., John H. Esling, Jimmy G. Harris, & James Wei. 2004. A phonetic study of Sui consonants and vowels. *Mon-Khmer Studies* 34:47–66.
- Flynn, Nicholas, & Paul Foulkes. 2011. Comparing vowel formant normalization methods. *Proceedings of the ICPhS XVII*, 683–686.
- Feifel, Karl-Eugen. 1994. *Language Attitudes in Taiwan: A Soci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in Social Change*. Taipei: Crane.
- Fon, Janice, & Wen-yu Chiang. 1999. What does Chao have to say about tones?—A case study of Taiwa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7.1:13–37.
- Guo, Jinfu (郭錦桴). 1993. *Hanyu Shengdiao Yudiao Chanyao yu Tansuo* 漢語聲調語調闡要與探索 [The Stud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one and Intonation].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Jin, Jian (金健), Weixiang Hu (胡偉湘), Xia Wang (王霞), & Aijun Li (李愛軍). 2008. Guangzhou Putonghua he biaoqun Putonghua shengdiao duibi yanjiu 廣州普通話和標準普通話聲調對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one realization in Cantonese-accented Mandarin and Standard Mandarin]. *Yuyin Yanjiu Baogao* 語音研究報告 [Report of Phonetic Research] 2008:93–98.
- Kügler, Frank. 2009. A model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pitch accent realization. *Variation and Gradience in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ed. by Frank Kügler, Caroline Féry & Ruben van de Vijver, 405–424.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Giles, Howard, & Angie Williams. 1992. Accommodating hypercorrection: a communication model.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2.3–4:343–356.
- Her, One-Soon (何萬順). 2009. Yuyan yu zuqun rentong: cong Taiwan waisheng zuqun de muyu yu Taiwan Huayu tanqi 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 [Language and group identity: on Taiwan Mainlanders' mother tongues and Taiwan Mandar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2:375–419.
- Her, One-Soon (何萬順). 2010. Lun Taiwan Huayu de zaidihua 論台灣華語的在地化 [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Taiwan Mandarin]. *Journal of Macau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35.1:19–29.
- Hsu, Hui-ju. 1998. Language shift in a four-generation family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about Language And Society-Austin (SALSA) VI*, 158–172.
- Hsu, Hui-ju. 2005. *Some Aspects of Phonological Leveling in Taiwan Mandari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Kuo, Yun-Hsuan. 2005. *New Dialect Formation: The Case of Taiwanese Mandarin*. Essex: University of Essex dissertation.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bov, William. 2006.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ciophonetic research. *Journal of Phonetics* 34.4:500–515.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Tung-ming (李棟明). 1970. Ju Tai waishengji renkou zhi zucheng yu fenbu 居台外省籍人口之組成與分布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landers in Taiwan]. *Taipei Wenxian* 台北文獻 [Taipei Historical Documents Quarterly] 11–12:62–86.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ang, Shih-wu (梁世武). 2009. Taiwan zuqun tonghun yu zuqun rentong zhi yanjiu 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之研究 [Empirical study on ethnic intermarriage in Taiwan, 2005]. *Wenti yu Yanjiu* 問題與研究 [Issues and Studies] 48.3:33–62.
- Lim, Siu-theh (林修澈). 2002. Zhongguo de yuyan zhengce yu shaoshu minzu yuyan huoli 中國的語言政策與少數民族語言活力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China and the language vitality of the minority in China]. *Geguo Yuyan Zhengce: Duoyuan Wenhua yu Zuqun Pingdeng* 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Various Countries: Multi-culture and Ethnic Equality], ed. by Cheng-Feng Shih, 585–608. Taipei: Avanguard.
- Lin, Tao (林燾), & Lijia Wang (王理嘉). 1995. *Yuyinxue Jiaocheng* 語音學教程 [A Course in Phonetics]. Taipei: Wunan.
- Reetz, Henning. 1999. *Artikulatorische und akustische Phonetik*. Trier: WVT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 Stanford, James N. 2008. A sociotoneic analysis of Sui dialect contact.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20.3:409–450.

- Thomas, Erik R., & Tyler Kendall. 2007. NORM: The vowel normalization and plotting suite. Online Resource: <http://ncslaap.lib.ncsu.edu/tools/norm/>
- Tse, John K. 2000. The perceptual saliency of palatality, dentality, and retroflexion in Mandarin construc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6:97–111.
- Tseng, Chin-chin (曾金金). 1999. Liangan xinwen boyinyuan yuyin duibi fenxi 兩岸新聞播音員語音對比分析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the pronunci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 case study of news reporters]. NSC Technical Report 88-2411-H-003-017.
- Tseng, Hsin-I (曾心怡). 2003. *Dangdai Taiwan Guoyu de Jufa Jiegou* 當代台灣國語的句法結構 [The Syntax Structure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andari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Wang, Fu-chang (王甫昌). 1993. Guangfu hou Taiwan Hanren zuqun tonghun de yuanyin yu xingshi chutan 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 [Causes and patterns of ethnic inter-marriage among the Hokkien, Hakka, and Mainlanders in postwar Taiwan: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6:43–96.
- Wang, Fu-chang (王甫昌). 2001. Taiwan de zuqun tonghun yu zuqun guanxi zaitan 台灣的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 [Re-exploring the 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aiwan]. *Shehui Zhuanxing yu Wenhua Bianmao: Huaren Shehui de Bijiao* 社會轉型與文化變貌：華人社會的比較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ies], ed. by Siu-kai Lau et al., 393–43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ang, Fu-chang (王甫昌). 2003. *Dangdai Taiwan Shehui de Zuqun Xiangxiang*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Ethnic Imagin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 Wang, Fu-chang (王甫昌). 2005. You ‘Zhongguo shengji’ dao ‘Taiwan zuqun’: hukou pucha jibie leishu zhuanbian zhi fenxi 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 [From Chinese original domicile to Taiwanese ethnicity: an analysis of census category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aiwanese Sociology* 9:59–117.
- Wu, Zongji (吳宗濟), & Maocan Lin (林茂燦). (eds.) 1989. *Shiyan Yuyinxue Gaiyao* 實驗語音學概要 [Introduction to Experimental Phonetic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Yuan, Jiahua (袁家驊). 1989. *Hanyu Fangyan Gaiyao* 漢語方言概要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Language Reform Press.
- Zheng, Qiaoying (鄭巧鶯). 2002. Fujian fangyan shi shengdiao de tezheng yu Putonghua shengdiao zhengyin 福建方言式聲調的特徵與普通話聲調正音 [The character of Fujian dialect type tone and method of correct common spoken Chinese tone]. *Sanming Gaodeng Shifan Zhuanke Xuexiao Xuebao* 三明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學報 [Journal of Sanming College] 2002.3:27–31.
- Zhu, Xiaonong. 1999. *Shanghai Tonetics*. München & Newcastle: LINCOM Europa.

[Received 31 January 2013; revised 29 January 2014; accepted 11 February 2014]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62, Sec. 1, Heping East Road  
Taipei 106, Taiwan  
hsuhj@ntnu.edu.tw

# Taiwan Mandarin, a Mandarin Variety Formed under the Social and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ir Speakers

Hui-ju Hs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onal range and high pitch tone performance of the 2<sup>nd</sup> generation of Waishengren, both Mandarin Waishengren and non-Mandarin Waishengren, and their Benshengren peers in Taiwan. Waishengren and Benshengren refer both to a group of people and their dialectal idiosyncracies alike. Four findings are induced from this investigation.

(1) There is an ethnic Mandarin gap between 2<sup>nd</sup> generation Waishengren and Benshengren. Benshengren Mandarin is lower in high pitch tone and narrower in tonal range.

(2) Waishengren Mandarin can be further subsumed as Mandarin-Waishengren Taiwan Mandarin and non-Mandarin-Waishengren Taiwan Mandarin; the latter is wider in tonal range and higher in high pitch tone.

(3) Non-Mandarin Waishengren, though linguistically typologically close to Benshengren as both are non-Mandarin dialects, converge their Mandarin tonal performance toward Mandarin Waishengren.

(4) The effect of the generational influence of Mandarin dialects, non-Mandarin dialects, and Southern Min is ordered from high to low as Mandarin dialects > non-Mandarin dialects > Southern Min.

This study also suggested that finding (2) is a hypercorrection of non-Mandarin Waishengren, motivated by their language insecurity.

Key words: Taiwan Mandarin, language contact, acoustic analysis, hypercorrection, linguistic insecurity, Benshengren, Waishengren